

中国的高校目前有数以万计的实验员,随着现代化器材的增多、实验方法的不断改进,他们在科研、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岗位的“鸡肋感”却非常强烈——工资低、工作被教师们看轻、职称通道到了副高终止、转为教师岗几乎无望,种种绝望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止一次想要退出这个队伍。

# 高校实验员：“我的憔悴谁体会”

■本报记者 温才妃

9年前,王路进入福建某高校信息技术实验中心,成为该校最后一批以本科生身份留校的实验员。班长、学霸、常泡在实验室里,是他留下来的资本。

他所学的信息工程专业,近10年来一直处于就业的春天,同班同学毕业后相继去了运营商公司、外企、事业单位和一些小企业,但即便如此,能够留校还是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而如今回望当初的选择,“前6年月工资仅2500元左右,现在虽然加了工资,实际到手的收入也只是5000元出头,而大学同学的平均收入至少是我的两倍。”已拿到中级职称、成为实验师的王路如此描述着自己的生存状态。

岗位的“鸡肋感”还远不止工资上的纠结。实验室工作被教师们看轻、职称通道到了副高终止、转为教师岗几乎无望,让他“不止一次强烈地想要退出这个队伍”。可命运又总是弄人,结婚成家、小孩出生、体制温床、缺乏行动力等原因让他“围城”里进退两难。而这样的他只是数以万计的高校实验员的缩影。

## “开门关门,凭什么拿高工资”

定位为教学辅助岗位的实验员,王路所在的高校给予其相当于教师岗8折的工资。“每当实验中心领导争取实验员待遇、评奖之时,就有人出来质疑,‘实验员的工作无非是开开门关门,凭什么拿高工资?’”

这样的质疑令王路感到尴尬,因为在一些计算机专业的实验室里,没有涉及电路、硬件、软件装好就能用一学期,实验员打开电源“基本上就完事了”。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王路所在的实验室里有大量的仪器、设备,使用前要调试、保养,实验仪器要由他亲自讲解。比如,这周总共有16个班级要上实验课,他就要上16个半天的班,“忙到中午休息和晚上的时间都得上”。

被一竿子视作“闲人”,丢了尊严不说,被教师们看作是“勤务人员”,更让人恼火。

刘雪斌是江苏省一所高校轻工类实验室的高级实验师。在实验室工作了30余年的他告诉记者,由于对实验员岗位认识的不到位,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实验员除了完成实验员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帮助各位领导、教授报账、购物等,做类似勤杂性质的工作。

然而,随着现代化器材的增多、实验方法的不断改进,实验员显然不再是一个“开门关门”“勤务人员”的角色。

在采访中,王路和记者分享了一个业内的故事,一台大型仪器购入花了100万元,但不久之后就坏了,修理过程中仅配件就得花20万元。20万元配件费高校不好走账,于是只能重花100万元再买一台。“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管理人员疏忽、不专业造成的。”

事实上,实验员在如今的高校科研、教学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实验室决定了论文、成果中基础数据的准确性,要想做好数据除了有好方法以外,一定要有良好的仪器状态,维护、保养以及掌握仪器的“脾气”,靠谱的就是这样一支专业队伍。”刘雪斌说。



有一句歌词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有过的体会。”同样的心伤也发生在高校实验员身上。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用教师的工作要求来衡量实验员工作,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实验员要8小时坐班,教师则不坐班;实验员的本职工作是确保实验室和教学科研仪器的正常运行,而科研成果往往归于教师,很难体现出实验员的工作价值。”刘雪斌告诉记者。

## 职称通道止于副高

有一句歌词是:“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有过的体会。”同样的心伤也发生在实验员身上,说的是他们的职称通道止于副高,而不是像教师岗可以达到正高。

按照现行的实验员序列,其职称通道大致为实验员、助理实验师、实验师、高级实验师,高级实验师相当于副高职称。这套序列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绝大多数国内高校沿用至今。

如今,实验员止于副高成为国内高校的共识。记者了解到,在欧美高校中,实验员并不涉及任何的职称,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专职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照搬国外是否适用,并不是讨论的重点。“条件上不利于这些人发展,而这些人又必须发展,是实验员最大的困惑。”刘雪斌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实验员虽然定位为教学辅助岗位,但晋升强调的却是课题、成果。以王路所在的学校为例,要想评上高级实验师,一道硬杠杠就是要拿到省级以上的课题,“必须以‘主持’的身份,申请人中排前三名”。

在正常情况下,实验员从来都是以“参与”课题的身份做科研,即便是像刘雪斌这样的“老人”

也从未“主持”过省级课题,能够申请上这样的课题纯属小概率事件。

“除非专门针对实验员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如凤毛麟角,除非跟了某个很厉害的导师读博,申请时他排第一,你排第二、第三;除非你跟科技厅的人特别熟,内部人员默认给你。”王路说。

作为一名教职人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中祥表示,实验员尽管有便利的科研条件,但最重要的任务仍是管理好仪器、做好与实验课相关的工作,“叫他们拿课题、发文章,无异于叫开车的人去发表论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 转岗几近无望

由于实验多集中在后半学期,闲暇时,王路攻读了本校研究生,做科研、带学生竞赛做得有声有色。

然而,当下,绝大部分高校仍将实验员的上升通道封死在副高。这就使得一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包括王路在内,正在寻找机会往教师队伍“跳”。

与此同时,教师岗的用人标准也在水涨船高。即使是博士,教师岗也多要求海归。“现在打算先读博,走一步看一步。”王路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他很清楚一个事实——全学院排队读博的中青年教师约有20多人,学院每年仅有两个在职读博指标,光是排队就要等上若干年。

许多博士来到实验员岗位上,也后悔了自己当初的选择。原想着和高考择校一样,先进入一所名校再读,之后再转专业一样,换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但实际上,“高校人满为患,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人会考虑你的个人需要,为你个人成

长而调整岗位”。作为博士实验员大军中的一员,北京某“985工程”高校实验员张琴琴如是说。

“我们实验员圈子有句话,叫女生留下、男生离开,说的就是上升空间不大。”对于张琴琴而言,如今也只剩下一个安逸的环境,每天准时上下班、接孩子、做晚饭,来冲淡过去的豪情壮志。

而在教学岗人的眼里,“高校也应该把实验员转岗的路堵死”。林中祥说,如果此门一开,很多通过关系进来的实验员,很容易转岗进入教师队伍,几经运作变成教授、副教授。“介于本校人际关系复杂,实验员想要转岗,建议他去校外竞争,重新按照审查教师的资格进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汤家骏对此表示支持。他告诉记者,在高水平大学里,教师岗位早已饱和了刚走出校门的博士,而是留给了“老青”“千人”“青千”等。“想通过捷径进入教师岗位,对于其他高门进来的教师不公平,也可能影响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 出路:给名还是给利?

那么,让实验员看到前途、希望,获得尊重,高校应该怎样做更为合理?

2013年,刘雪斌所在的高校打通了实验员序列的正高职称。在他看来,“这条路打通的意义在于引导这批人到了副高以后,还有一定的努力空间”。

通道是打通了,但要求的却还是省级课题、成果。“参照教授的要求设置教授级高工,要求高门槛一点儿都没错。只是说,前者应侧重研究,后者应侧重工程。比如,省级发明一等奖。”刘雪斌说。站在实验员的角度,这也许是最理想的状态。

而在北京的一些高校里,采用的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淡化实验员的身份,规定新来的教师在上课的同时,必须带实验课,给学生准备器材、讲解实验操作。这样,职称评定上走的依然是教学科研序列,不受副高封顶的限制。但“毕竟教师的精力有限,也不如实验员专业,这样做的可持续性如何要打问号。”王路说。

作为教育部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在汤家骏看来,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实验员队伍是很有必要的。他并不主张拔高职称来稳定这支队伍,“不给名而给利也是吸引人才进入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科大,实验课程与46门重要的理论课程(全校共1000多门课程),享有专门的津贴。这在国内高校尚属首例。能够这样做自然还要摒除“开开门关关门”的非议,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我们剔除了很多实验员的焦虑。”汤家骏举例说,考核时只看实验员对实验教学的贡献,而不看经费、课题的多少。过去实验教学依附于一个系,工作量认定总遭教师或其他实验员的质疑;如今整合为实验教学中心,一名实验员负责全校之相关的实验,统一为五天的工作量,在同类人群中比较,谁对实验教学有贡献一目了然。

事实上,国外高校实验员也类似,尽管无职称一说,但其待遇与教授、副教授相当。给利不给名,这也许会成为中国高校实验员改革提供又一重思路。(部分采访者化名)

# 「去行政化」的重点在权力安排

■尤小立

“去行政化”这个多年以来的老话题,因为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而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已经读到有识之士的多篇文章和访谈,以前亦没有少涉及相关的问题,但现在看来,仍有必要拾遗补缺,再贡献一点管见。

其实,大学“去行政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祛除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因为在当下的大学中行政权力无所不在,不仅打破了它与学术权力之间应有的平衡,且已经使学术权力的正常伸张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良好的学术和优质的教学支撑,大学就不再是大家期望中的大学,这是“去行政化”社会呼声迭起的原因。

但一方面“社会呼声”包含着“大学里的呼声”,且积微成著,终于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回应,此次《意见》下发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社会呼声”也并不完全等于“大学里的呼声”。当“去行政化”的社会呼声高涨之时,大学回应的方式却是暧昧的。其表现便是,要么根本不回应,仍旧我行我素;要么以“去行政化”的名义,进一步地强化“行政化”。

从“985工程”大学开始的“学部”设置就是一个例子。它不止是以“去行政化”的名义,而且还用“与国际接轨”来使其合法化。但这个虚设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显得不伦不类。它是一级行政机构,但级别却无法确定。如果是“处级”,它又何以能居于院系之上、统领院系?如果是“副校级”,显然又有干部“超编”之嫌。关键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不是通过裁减行政人员数量、合并重叠部门的方式来完成,反而是在原有行政机构之上又增加一个新的机构,这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增行政化”。

教育部的《意见》公布后,马上有媒体称是在“重塑大学精神”。这样的标题,如果不加上“开始”二字,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诸如此类的话,在复杂的现状面前并不见得适用。因为《意见》中有关逐渐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的言说,既无时间表,也无具体的实施细则。

而即便是走上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轨道,其中的难度也比想象中要大得多。现在看来,大学“去行政化”的难点或者说重点就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如何妥善地安排。

当下的大学机构,包括现有的校级、院级或系级领导,多是行政化的产物,他们被行政权力所塑造,又在行政化中受益。因此,无论从剥离利益,还是行政习惯上说,都不能扮演“去行政化”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前几年,某著名大学校长担忧“去行政化”后,不好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开会连主席台也坐不上之类的言论,虽存在部分的现实依据,但反对“去行政化”的主观意味也相当浓。

从整体上看,大学之所以不愿意对“去行政化”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还是因为担心重蹈改革者成了牺牲者的覆辙。这就像在大学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一方面不断提倡创新,提倡发挥个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那些庸庸碌碌、明哲保身者却持续不断地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要改变这种不利于创新,更不利于“去行政化”的氛围,教育管理部门的放权就显得相当关键。因为哪怕是跳“广场舞”,也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在行政化过分膨胀的情况下,大学把太多精力用在应付、应对上面各种指导和活动之上,很少能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施以对策。换个角度看,这也成了学校不愿落实“去行政化”的一个借口。

与上面的放权相对应的,应该是下面的限权。行政化让大学中行政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掌握的方式各式各样的资源也太多,“官大学问大”虽常常成为笑柄,却是现实。这些都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极不相称。

大学本身是学术共同体的一个载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不应该允许有任何权力上的垄断。因为这个共同体是以学术为上的,而学术是可以讨论、商榷和争议的。这个共同体的另一个职责是教育。真正的教育也从来不容许居高临下、舍我其谁,它总是在具体的协商过程中完成的。

总之,取消行政级别,只能是大学“去行政化”的起点,因为没有了行政级别照样可以拥有权力。而如果既没有了上面的监管,又缺乏下面的监督,这个权力就会变得愈发强大。因此,没有真正在制度和机制上对学校内部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限制和调整,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也就失去了实质的意义。

# 瞄准海洋的学科“组合拳”

——大连理工大学围绕海洋布局学科交叉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吕东光

“利用生物化学工程技术,借助海洋工程与装备学科的科研力量,将海藻培植到大海里去,从传统靠电能驱动到利用海浪实现海藻光反应器的充分混和,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这样,让微小藻类为人类造福将不再是梦想。”

这是不久前大连理工大学生命海洋交叉学科论坛上,刚从美国归来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迟占有所作的科研工作汇报。

迟占有之前在美国一直从事海藻方面的研究,他一直希望通过海浪的力量代替传统的电驱动来实现海藻养殖。2014年,当他准备回国,迫切需要一个科研平台时,选择了大连理工大学。

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呢?

## “学科是长久的,科研方向是暂时的”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能够吸引迟占有来到大连理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该校在水利工程学科,尤其是海洋科学相关领域多年来形成的优势。毕竟,研究海浪驱动,是离不开海的。

“我们对于海洋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马学虎表示,长期以来,该校在海洋生物、海洋工程、海洋生物、海洋环境、海洋能源等学科都有相当的成绩。

然而,这并不是迟占有来到大连理工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是研究生物技术的,这本身就是交叉学科。如果将我们的技术大规模用在海面上,又有些

类似于农业海洋,对相关设备的研制又牵扯到机械领域,最后,我们的反应器要找到海浪适中的海域,这无疑又是海洋学研究的范畴。”他说。

换言之,迟占有想找的是一个能够多学科交叉的环境,而大连理工大学近两年依托海洋学科开展的学科交叉正好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们的海洋类学科覆盖面广,但目前学科建设存在着学科分散、条块分割的现象,导致优势呈现不突出,承担国家大项目受到影响。”马学虎说,面对国家大力发展海洋事业的趋势,大连理工大学将各学部(学院)有关海洋领域研究的学科、学术队伍进行整合,围绕海洋进行学科交叉布局。

“我们希望未来的科研体系以学科为龙头,因为学科是长久的,科研方向只是暂时的。”马学虎说。

## 打破院系的概念

从2014年回国至今,迟占有就一直在进行着学科交叉的准备。“要想学科交叉,就必须先拿出些东西,向其他学科的专家证明这件事是可行的。”他说,目前他已经能证明自己的思路没有问题。

也就在此时,大连理工大学生命海洋交叉学科论坛会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马学虎再次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科研思路。

事实上,就在迟占有整理思路的这两年间,大连理工大学也在整理着自己的学科发展思路。

据马学虎介绍,大连理工大学面向海洋开展

“我们希望未来的科研体系以学科为龙头,因为学科是长久的,科研方向只是暂时的。”

迟占有(左一)指导学生了解海藻培养系统反应器。 龙海波摄

学科交叉的规划是在去年年底正式启动的。“我们希望把之前分散在各个院系中的、以海洋为主要对象的学科领域梳理出来,最后建设成一个集成式的模式。”他说。

事实上,就在大连理工大学作出类似的规划之前,已经有一些教授在自发进行学科的交叉、联合,但并没有形成一条主线,但通过此次“全校一盘棋”的重新布局,这条主线明确了。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学科规划,围绕学科这一主线,将教学、科研、队伍、资源配置、考核机制等内容加以重新梳理,打破院系的概念,从一个学科的角度出发,重新对科研资源加以划分。”马学虎说。

## 围绕海洋做好文章

学校的这一政策,无疑给了有志于交叉研究的教师以莫大鼓舞。而希望在这一领域大展身手的也绝不止迟占有一个人。



迟占有(左一)指导学生了解海藻培养系统反应器。 龙海波摄

比如,在采访中,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贾凌云表示,目前我国海洋生物物质提取中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综合利用率低,他们通过与其他工程类专业搞交叉研究,研制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拉动海洋产业的发展;该校信息科学与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搞交叉,解决我国水面舰和潜艇声呐信号处理与分析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该校生命海洋交叉学科论坛会召开不久,另一场“生命科学”交叉学科(群)研讨会也在如期举行,与会教师和科研人员围绕着生命学科的交叉,也开展了一番交流与讨论。

“大连理工大学要发挥特色优势,围绕海洋做好文章,通过发展与海洋相关的工程学科,为开发海洋资源、提升国家海洋实力和海上防御能力作出贡献,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不断提升我们的学科、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声誉。”采访中,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东明如是说。